

目 次

朱诺和孔雀	黄雨石译(1)
犁和星	林疑今译(87)
给我红玫瑰	黄雨石译(187)
主教的篝火	黄雨石译(291)
译后记	(412)

朱诺和孔雀

(三幕悲剧)

黄雨石译

剧 中 人

“船长”杰克·波伊尔

朱诺·波伊尔,他的妻子

姜尼·波伊尔 } 他们的孩子

玛丽·波伊尔 }

“浪荡鬼”达利

梅西·玛蒂干太太

“老针头”鲁金特,裁缝

唐克瑞德太太

杰瑞·笛凡恩

查尔斯·班逊,学校教员

一个地下组织联络员

两个地下组织的民兵

卖煤人

缝纫机推销员

两个搬家俱的人

两个邻居

公寓里的房客

场 景

第一幕 波伊尔家在都柏林一家公寓里租下的两间住房中的起坐间。

第二幕 同前。

第三幕 同前。

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相隔数日，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相隔两个月。

在第三幕中幕落片刻，以表明一个小时的间隔。

剧里时间是 1922 年。

第 一 幕

〔波伊尔家在都柏林一家公寓里租下的两间住房中的起坐间。台左，一门通向公寓的其它部分；门的左边是一面临街的窗子；台后是一张五屉柜；再往右去的后墙上，是一面可以望到公寓后街的窗子。在窗子和五屉柜之间，挂着一张圣母像；像下边，在一个托架上有一只红碗，碗里摇摇晃晃地燃着神灯。再靠右是一张小床，这床一半儿已被一块穿在一条藤子上的印花布遮住。壁炉在台的右墙下；靠近壁炉有一门通向另一房间。炉子旁边有一个装着煤的煤桶。在壁炉架上，钟面向下躺着一只闹钟。靠近后窗的角落里放着一个搪瓷澡盆。屋里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预备一个人吃早饭的餐具。炉台上坐着一把茶壶，炉栏旁边放着一只煎锅。五屉柜上放了几本书，桌子上也放着一本。靠着五屉柜立着一把长柄的铁锹——这种锹是做泥瓦活儿的小工在和水泥和泥灰时经常使用的工具。姜尼·波伊尔弯着身子坐在炉火旁边。玛丽脱掉了上衣——这衣服现在搭在一把椅子的椅背上——正对着桌上的一面小镜子在整理自己的头发。镜子旁边铺开了一张早报，她不看镜子时就看着这张报纸。她是一个身体强健、长得很漂亮的二十二岁的姑娘。有两种力量同时在她的思想中发生作用——一种来自她所处的生活环境，拉着她向后；另一

种来自她所读到的一些书的影响，推着她向前。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她的言谈和举止中都可以看得出来，生活环境使她的言谈和举止趋于庸俗，而她和文学的——尽管是很少的——接触却又使它们趋于高雅。时间是一天的上午。

玛丽（看着报纸）他是在芬格拉斯街那边，一条小道上叫人找到的。

〔波伊尔太太从右边的门进来，她刚刚上街买东西回来，手里拿着几个小包儿。她大约四十五岁，二十年前一定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不过现在她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是工人阶级的妇女最后必有的那种表情：对单调生活的厌弃和难堪的忧虑，掺杂着一种机械的反抗情绪。如果环境好一些，她很可能是一个漂亮、活泼和聪明的女人。〕

波伊尔太太 他还没回来吗？

玛丽 没嘞，妈妈。

波伊尔太太 哦，他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回来；猜想他又是跟着浪荡鬼，象一只花孔雀似的满街逛着去了。我听说，今天的早报上已经登出了关于唐克瑞德太太的儿子的许多情况。

玛丽 这份儿早报上有很详细的报导；他全身伤了七处——有一颗子弹从脖子边进去，从左肩胛骨下边穿了出来；另一颗子弹打在左胸脯上，穿透了他的心脏，还有……

姜尼（从炉火边跳起来）哦，别再念了，求求你吧！你们这些人难道连一点儿人的感情都没有了吗？不要多久，大概除了这些有关屠杀事件的报导之外，你们会什么也不要看了！

〔他匆匆从左门进到另一个房间里去。〕

玛丽 他倒又忽然之间变得那么心软了！

波伊尔太太 回头等我来家的时候，我自己看吧，玛丽。大伙都说他是个不顾死活的小伙子——谢谢上帝，幸亏姜尼已经很久跟他没什么来往了……（打开小包，拿出一些香肠来放在一个盘里）啊，要是你那老爹不马上回来吃早饭，那他就甭吃了；我可不能在家里老等着他。

玛丽 你不能让他回来的时候，自己去弄了吃吗？

波伊尔太太 那可好，让他把浪荡鬼达利也带到家里来，是吗？
嗯，那他可太乐意了，他就等着有那么个机会——等他想到我已经上工去了，他就会同着那个没脸没皮的浪荡鬼道逍遥遥地走了进来，把家里的一点儿煤全给烧掉，茶也给喝掉，来表示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可我一定要呆在这儿等着他们，一直等到明天早晨也行。

姜尼在里屋说话的声音 妈妈！

波伊尔太太 干嘛？

姜尼的声音 给我倒一杯水。

波伊尔太太 给那家伙倒一杯水去，求求你，玛丽。

玛丽 他那么大个人，还不会自己出来倒吗？

波伊尔太太 你要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也会希望有人给你倒杯水什么的。

〔她拿进一杯水去，马上又回来。〕

波伊尔太太 老让人这么等着，可不真是太不象话了！要瞧他每天那个样子，你真会以为他每星期至少拿回家十镑二十镑哩。很久以前，他就把一点儿健康保险金啃完了，后来又啃完了失业救济金，这会儿他是打定主意啃我了！就这样，他还一天到晚唱着。按说，他应该天天跪着，做一次九日

祈祷，希望求到一个工作！

玛丽（拿一根缎带比划着拦住自己的头发）我不喜欢这条缎带，妈；我想我应该系那条绿的——那比这条蓝的好看多了。

波伊尔太太 啊，你爱系什么样儿的就系什么样儿的吧，姑娘，只是别麻烦我。我也不知道，一个正参加罢工的姑娘干嘛还要在头上系上一条缎带，腿上还穿着一双丝袜子；就因为你们老穿这个戴那个的，那些老板们才想到他们给你们的钱太多了。

玛丽 现在已不是从前那时候了，我们爱穿戴什么，用不着得到老板的许可。

波伊尔太太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老要出去找珍妮·克拉菲干嘛；在这以前，你从来也没说过她半句好话。

玛丽 要是你不按照原则办事，那你参加工会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把她解雇了；她纯粹是作了社会的牺牲。咱们总不能让她到街头去卖身吧，咱们能吗？

波伊尔太太 不能，你们当然不能——你们得让她跟你们在一起。一个人牺牲了还不够。如果老板们牺牲了一个人，工会就得比他们更行，牺牲它个百儿八十个的。

玛丽 不管你怎么说，妈——原则总归是原则。

波伊尔太太 是的；可等我明天到老马尔菲店里去，他知道我不是去还清旧账，倒是要去再赊些东西，我要是跟他说，原则总归是原则，他会答应吗？他要是再不肯赊东西给咱们，那咱们可怎么办啦？

玛丽 他敢不赊——他要是不赊，你不能告诉他，他早已拿过我们的钱吗？

波伊尔太太 不管他肯躲不肯躲，看样子他倒是拿过钱了。

〔姜尼出现在左边的门口。我们现在才能看清他的脸；他是一个很瘦弱的青年，比玛丽年岁稍小一些。他很显然曾经经过一段很艰苦的日子。他的苍白的脸愁眉不展；眼睛里露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的神色。他衣服的左边的袖子是空的，走路的时候略微有点儿瘸。〕

姜尼 我刚才躺了一会儿；我想着你们已经走了。老西孟·马基象一匹野马似地在我头顶上乱踢着，我根本没法儿睡觉——那声音简直象在我耳边打雷一样！操他的——上帝原谅我不应该骂人！

波伊尔太太 行了，行了；你还是进屋去躺下吧，我一会儿给你送一碗好茶来。

姜尼 茶，茶，茶！你一天到晚就想到茶。要是一个人快死了，你也会拚着命要他咽下一碗茶去的！

〔他又回到里屋去。〕

波伊尔太太 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先头在复活节学校他屁股上挨了一枪已经就够呛了，后来在奥康勒尔街那次战斗中，一颗炮弹又炸掉了他的一只胳膊，这一来他就算完了。我知道他简直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天知道，我差不多是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去反对自由国家党。

玛丽 他是坚持他的原则，不管你怎么争辩，妈，原则总归是原则。

姜尼的声音 玛丽这会儿不走吧？

玛丽 不介，我不能呆在这儿；你甭想让我守在这儿听你呼来唤去，听见没有？

姜尼的声音 我自己也不愿意呆在这儿哩！

波伊尔太太 你们这一帮实在弄得我够受了！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你们的妈，你们一个个可怎么办。（向里屋的姜尼）你爹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你要什么东西，他会拿给你的。

姜尼 我讨厌向他要什么东西……他也讨厌我有什么事麻烦他……圣母像前面的神灯还亮着吗？

波伊尔太太 亮着，亮着！在里屋给圣安东尼点上一盏灯还不够，还非要把这儿的圣母前边也点上一盏！

〔杰瑞·笛凡思匆匆跑了进来。他大约二十五岁，身材高大，活泼而热忱。他是在现在的工会运动中常常见到的那种人，他的知识能够让在他身边的知识较差的群众，变成一种力量，可又不至于为了全体的利益使那力量壮大起来。玛丽抓起她的短上衣，匆匆跑进左边那个房间里去。〕

杰瑞 （喘着气）船长在哪儿，波伊尔太太，船长上哪儿去了？

波伊尔太太 你这话可问得真没道理：浪荡鬼达利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总归不是在这个酒馆就是在那个酒馆儿里喝酒。

杰瑞 刚才法瑞尔神父到我家去，要我赶快找到他，让他到拉斯矿场去接洽工作；他的一个表弟在那儿的工程处里当工头，法瑞尔老爹已经跟他谈到可怜的姜尼和他爹这么久都没有工作了，那工头要法瑞尔老爹让船长去找他，他可以让他马上上工——可我这会儿上哪儿去找他呢？

波伊尔太太 你上瑞安酒馆或者福来酒馆，准就可以找到他了。

杰瑞 我先上瑞安去看看——我知道浪荡鬼总爱上那儿去的。

〔他匆匆跑了出去。〕

波伊尔太太 （哭笑不得地）等着吧，他准会变着法儿躲过这个机会，要不我就不相信！他只要听到一点儿风声，就会一直

磨蹭到天黑才回来，到那会儿要去也来不及了。他只要总跟那个一天摇摇晃晃的浪荡鬼在一块儿，那他反正决不会弄出个好儿来。我一天累得连命都不顾，可他却从早到晚，象一只孔雀似的满处闲逛！

〔门外传来两个人上台阶儿脚步声。这是船长波伊尔和浪荡鬼来了。船长波伊尔正用一种显得很庄重的低沉的鼻音在唱着。

船长 亲爱的圣灵，请听我的祷告！请听……哦……请听……我的祷告……请听，哦，请听……哦，请……听……哦，请……听……我的……祷……告！

浪荡鬼（在门外）啊，这支歌儿可太棒了，这歌儿真棒！

波伊尔太太（愤恨地）亲爱的圣灵听他祷告！啊，我敢对天发誓，他祷告反正不是为了要找到一个工作！

〔她在床边坐下来，这样印花布帘就可以遮住她，让门口进来的人看不见。

〔船长慢慢走进屋里来。他大约六十来岁，灰色的头发，身体很壮，但很矮。他的脖子很短，脑袋很象我们常常在门柱顶上看到的那种石头圆球。红中带紫的面颊，向外鼓着，仿佛他老是忍住一声几乎压制不住的惊叫。他的上唇上是一排剪得很短的硬胡须；上身微微向后仰着，肚子有点儿向前鼓。他走路较慢，但举步很有派头。他穿着一身很脏的衣服，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色的顶上发着亮的水手帽。

波伊尔（向着仍呆在门外的浪荡鬼）来呀，进来吧，浪荡鬼；她已经早走了，老弟。就算找不到别的什么，咱们至少总可以抄出一杯茶来喝喝。只有她不在的时候，我还能有这么点儿享受。她的小名儿实在不应该叫朱诺，她应该叫悲哀的

黛德儿^①，因为她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地唠叨。

〔浪荡鬼轻手轻脚走了进来。他的年岁也许比船长还小，但看起来却似乎比他老得多。他的脸象一团揉皱的纸；眼睛里露着一种很机灵的目光；他的身体非常瘦弱；他常常喜欢用一种奇特的姿态一耸肩膀，目的是要向人讨好。他的脸上永远装饰着微笑。〕

浪荡鬼 跟一个整天叨叨的女人缠在一块儿，可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忍受得了——要搁我，恐怕一天也受不了。幸好她常常不在家，因为（耸一耸肩膀）猫儿不在了，耗子就可以乐逍遥！

波伊尔 （作出一个亲热的命令的姿态）坐到火边上来，浪荡鬼，咱们马上就可以弄一杯茶喝喝。

浪荡鬼 啊，喝杯茶可太棒了，太棒了——茶能给人提神可又不会……

〔朱诺的出现打断了浪荡鬼的高论。她望着他们哥儿俩一直走过去，他们完全呆住了。〕

波伊尔太太 （讥讽地装出一副笑脸——先捅捅火，然后转过脸假笑地望着浪荡鬼）坐到火边上来，浪荡鬼达利，咱们马上就可以弄一杯茶喝喝！你的确不愿意来个鸡蛋吃吃吗？

浪荡鬼 我一刻也不能呆，波伊尔太太；我这会儿有件紧急事，很紧急的事。

波伊尔太太 坐到火边上来吧，浪荡鬼达利；谁坐在这儿也比在他自己家里舒服得多。

〔浪荡鬼匆忙向门口走去。波伊尔也想跟着走；他想着该说

① 朱诺是罗马神话中天神朱庇德之妻；悲哀的黛德儿是爱尔兰剧作家夏芝同名剧中的女主人公。

几句话，不要让情况弄得太僵——忽然站住大声说：

浪荡鬼！

浪荡鬼（站在门口准备溜）嗯？

波伊尔 你认识基莱斯特那个工程上的工头儿是不是，浪荡鬼？

浪荡鬼（莫名其妙地）基莱斯特——工头儿？

波伊尔（暗暗递个眼色）他是你的一位老朋友，不是吗？

浪荡鬼（现在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基莱斯特的那个工头儿啊？——哦对，对。他是我的一位很要好的老朋友——哦，他这人待人可好了，可好了。

波伊尔 哦，那么说，这事儿是十拿九稳的了。可惜咱们今天早晨没有一吃完早饭就赶快去找他——要那么着咱们这会儿说不定已经有活儿在干着了；可那会儿你也不知道。

浪荡鬼（耸耸肩膀）去晚点儿总比不去强。

波伊尔 咱们这会儿也该找点儿活儿干干了；成天到处逛，嘛也不干，我真感到腻味了。他答应过你——马上给你想办法吗？

浪荡鬼 可不。他说，“在开午饭的时候你来找我，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个活儿，你要愿意带个朋友来也可以。”我就说，“啊，你真是个好人，太棒了，太棒了。”

波伊尔 那这工作来的可正是时候——咱们已经等得够久了。

浪荡鬼 可不是；不过，嗨，车到山前必有路。

波伊尔 吃午饭的时间是一点——等我看看这会儿什么时候了。

〔他走到壁炉架边小心地拿起那个钟来。〕

波伊尔太太 当心点儿，你别胡乱动那个钟——你知道一点儿

不对头它就不走了。

波伊尔 这工作来的这个时候真是再好不过了；我真感到非常高兴，浪荡鬼。这会儿我真不相信我这双腿曾经疼过，可上个星期，它差点儿没让我疼得爬不起来了。

浪荡鬼 自然是慢慢越来越好了；啊，上帝在关死一个门的时候，总会打开另一个门的！

波伊尔 这会儿才十一点；咱们还有的是时间。等我吃完早饭，穿上我那身旧鼠皮衣服，咱们就可以悠悠闲闲地慢慢逛着往那边去。（用手扶着那把铁锹）我想，浪荡鬼，咱们最好带着咱们的锹吧？

浪荡鬼 好的，船长，好的，不管结果怎样，咱们最好做下最充分的准备。你带着你的长把儿锹，我去拿着我的掘土机。咱们也许用得上的，要不然，很可能因为缺个钉子丢了鞋，缺只鞋丢了马，缺匹马，连人都丢了——啊，这个格言可太棒了，太棒了……

〔浪荡鬼的话还没说完，波伊尔太太逼近门口，浪荡鬼马上就逃掉了。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波伊尔 （若无其事地说着）我要是有个活儿干上几个星期，我们的日子就又可以好起来了。

〔波伊尔太太完全没有理会。

波伊尔 刚说的那个工头是浪荡鬼的一个老朋友；我想我自己仿佛也认识他。（沉默片刻）……我这鼠皮裤子后边的一个钮扣掉了……你要是给我留下一根针和一点儿线，回头我自己也可以把它钉上……感谢上帝，我的腿疼总算是好了！

波伊尔太太 （忽然发作）听我说，杰克·波伊尔先生，你们那

套鬼话甬想骗住朱诺。我认识你和浪荡鬼达利可不是一天了，你们要是想着你们能拿那套神话来蒙哄我，那你们可是打错了算盘。

波伊尔（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忽然大声咳嗽着）喀……喀……喀喀……！

波伊尔太太 浪荡鬼的老朋友！啊，你只要还跟浪荡鬼作朋友，包管你好处多着哩！

波伊尔 喀……喀……喀喀！

波伊尔太太 拿着锹！啊，听我说，我的老哥，你拿着刀叉干起来，永远比你使铁锹要来得利落多了！要是真有一个工作等着你，你说什么也不会这样儿——你只会腿疼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的可怜的老婆子整天累死累活，让你有口饭吃，你可整天象只孔雀似的满处去逍遥！

波伊尔 一个人死了真比活着好，死了真比活着好。

波伊尔太太（不理睬他的话）所有的人都叫你“船长”，可你不过就走过那么一趟水路，从这儿坐着一条破煤船到利物浦去过一趟，可谁要瞅着你那言语行动的神情儿，真会以为你是第二个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呢！

波伊尔 你就总也不能让咱们安静一会儿吗？

波伊尔太太 啊，你对寻求安静是永远不会有个够的。

波伊尔 你是要逼着我离开这间屋子吗？

波伊尔太太 要逼你离开这间屋子容易，要逼着你走近一个工作可难了。来吧，坐下来吃你的早饭——这也许就是你最后的一顿饭了，因为我不知道下顿饭上哪儿去找。

波伊尔 只要我这个工作找好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波伊尔太太 你见到了杰瑞·笛凡恩吗？

波伊尔（不感兴趣地）没有，我没见着他。

波伊尔太太 没见着他，你就只见到了浪荡鬼。他到这儿来找过你。

波伊尔 嗯，让他去找吧！

波伊尔太太 哦，那可不，让他找吧，你躲在瑞安酒馆里喝酒，他可不是没法儿找到你。

波伊尔 我没在瑞安酒馆——我从来不上瑞安酒馆去。

波伊尔太太 哦，那儿有条疯狗吗？哼，你要不在瑞安，就准是在福来。

波伊尔 前三个星期我就跟你说，我早已滴酒不尝了。我既没上这个酒馆也没上那个酒馆。——我可以对着祷告书发誓——我真是跟一个初生婴儿一样清白无辜！

波伊尔太太 要是你按时候回来吃早饭，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波伊尔（狐疑地）他找我干什么？

波伊尔太太 他一会儿还会来的，等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波伊尔 我得出去看看，看能不能碰着他。

波伊尔太太 你得坐在这儿吃你的早饭，让我好上班去，因为等你，我已经晚了一个钟头了。

波伊尔 你用不着等我，我根本不要吃早饭——我身上还有点儿劲儿哩！

波伊尔太太 你到底吃不吃早饭——吃还是不吃？

波伊尔（惟恐有失面子，不肯示弱）我不吃早饭——你们把你们的早饭自己留着吧。（低声下气地）我一定得出去干点什么，你不用担心。

波伊尔太太 没有谁求着你——别想着有人会求你。

〔她赌气把那盘香肠放到柜子里去。〕

波伊尔 我身上还有点儿劲儿哩。

〔杰瑞·笛凡恩匆匆进来。〕

杰瑞 哦，总算找到你了！我哪儿都找遍了。福来酒馆的跑堂的告诉我，在我到那儿十分钟以前，你刚跟浪荡鬼一道儿走了。

波伊尔太太 可他可以对着神圣的祷告书发誓，他压根儿没上酒馆！

波伊尔 （向杰瑞）我上没上酒馆，关你什么事？要你跟在我后边追些什么？难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出去走一会儿，就得有一大帮侦探、包打听和多嘴多舌的人盯在他后面吗？

杰瑞 哦，你可是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波伊尔先生；我不过是急于想为你尽一点儿力。法瑞尔神父让我捎个信儿给你：他说，你要是到拉斯矿场那边的工程上去，找到马纳根工头儿，你就可以马上有个工作。

波伊尔 那倒没什么，不过我可真不喜欢有人象天文家观星星似的，老注意着我的行动。你现在正在追玛丽，可你没有权利老追着我。（忽然抓住自己的大腿）噢，噢，我的右腿忽然一下疼得要命！

波伊尔太太 啊，不要一会儿，它就会传到左腿上去。这也真叫巧得出奇，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点风儿说他能找到个工作，他的腿马上就疼得不行了！可我告诉你，我的冤家，你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就自己去混你自己的吧！

杰瑞 这工作要弄上了，也还很可以干一阵，船长，只要一打完地基，往后的活儿就轻松了。

波伊尔 这不是个要爬高的活儿吗？你想我这么两条腿能往梯子上爬吗？我要是上去了，可怎么下来？